

# 詩古微

魏氏源詩古微有初刻二刻兩本初刻本僅上下
二卷係未定本有李申耆先生序二刻本分上中
下三編凡二十卷有魏氏自序為道光二十年所刻
久毀於兵燹不易得今坊間通行者為光緒乙酉
宜都楊氏飛青閣刻本仍分上中下三編上編三
卷一卷為詩四家異同二卷為詩序集義三卷為
夫子正樂及毛詩四始義例中編仍分十卷排比道
光本上編三四五六四卷併入下編二卷為詩外傳演
并卷首共為十六卷與道光刻二十卷本大異魏
氏自序有云詩古微上編六卷并卷首一卷通語

金匱大誼中編十卷卷同逐車根新下編三卷其一輯未序其之廣州傳氏為卷二十五魏氏定本如此今揚刻本乃題有序因不知何所據也據魏序云云目以道光本為之揚刻本與序不相應然魏氏意未刊閱三年六月在廠肆覓得道光刻本用揚刻互校記概著其序因若此甘鵬雲記

序

詩古微上編六卷并卷首一卷通語全經大誼中編十卷答問逐章疑難下編三卷其一輯古序其二演外傳凡爲卷二十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于來世也蓋自四始之例明而后周公制禮作樂之情得明乎禮樂而后可以讀雅頌自迹熄詩亡之誼明而后夫子春秋繼詩之誼著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讀國風正變之例不破則雅頌之得所不著而禮樂爲無用也美刺之例不破則國風之

無邪不章而春秋可不作也禮樂者治平防亂自質而之文春秋者撥亂返治由文而返質故詩之道必上明乎禮樂下明乎春秋而後古聖憂患天下來世之心不絕于天下學問之道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一隅反三隅則不復余初治詩于齊魯韓毛之說初無所賓主顧入之既久礙于此者通于彼勢不得不趨于三家始于礙者卒于通三家實則一家積久豁然全經一貫朋亡蔀祛若牖若告憤悱啟發之功也舉一反三之功也學問之道固不可淺遇而可深造者也雖然詩教止于斯而已乎昔者子夏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至于發憤忘食

然夫子猶造然變容曰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闔其門不入于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填填正立而已不能見其裏此所謂精微者也精微者何吾心之詩也非徒古人之詩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志氣橫乎天地周乎寢興食息察乎人倫庶物魚川泳而鳥雲飛也郊天假而廟鬼享也不反乎性則情不得其原情不得其原則文不充其物何以遂性情於政事融政事於性情乎故泝流多則潛泳少矣遡風侵則適性微矣徒賓賓然餔糟粕黨枯朽而曰詩教止斯已乎烏乎以俟假年以俟來哲

道光二十載歲次庚子邵陽魏源敘于揚州絜園

# 詩古微目録

下編二此卷揭作下編一

詩外傳演輯古

下編三此卷揭作下編二

詩外傳演取王夫之詩廣傳

# 詩古微卷首

邵陽魏源輯

## 魯詩傳授攷

漢書儒林傳申公名培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郎郢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病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相係而作役也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

教亡傳口說其指不爲書傳也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迺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字少翁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

頌讀爲容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邱孔子諱微孔子蓋闕如也之訓也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墜逷墜也墜古地字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張生唐生褚生皆

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字偉君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按薛廣德傳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爲人溫雅有醞藉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　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俱楚人皆好學明經勝爲渤海太守舍光祿大夫歸鄉里以魯詩教授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居攝中卒勝爲莽召不屈死

漢書楚元王傳名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魯奄里人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秦時儒生

伯者孫卿門人也孫卿姓荀名況爲楚蘭陵令及秦焚書各別去漢六年立交爲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立二十三年薨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夷王子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

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以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元王孫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常以書自娛不肯仕子德爲宗正孫向字子政通達能屬文辭明經有行嘗上封事宏恭石顯怨之成帝卽位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爲洪範五行傳十一篇爲王氏發也上知其忠不能用又諫昌陵制度泰奢又累以災異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

又爲列女傳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官中壘校尉長子伋以易敎授官郡守少子歆最知名

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事博士江公習詩禮究極師法稱爲通儒光武時爲太傅封褒德侯

後漢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德梓潼人少有志操習魯詩事博士許晃元始初除郎王莽居攝去官公孫述徵之不屈死光武表其閭

後漢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與弟丕入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後歷官司徒

丕字叔陵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後漢儒林傳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家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習魯詩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

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

百人建初中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

著錄數千人時會京師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

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後漢方術樊英傳注李昺字子然鄭人篤行好學習魯詩

公車徵不就

後漢獨行傳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郡人雷義鄱陽

人爲友俱學魯詩官侍御史案義字仲公官南頓令

後漢胡廣傳注李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學魯詩官太尉

蔡邕集蔡朗陳留人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爲瑯琊王太傅

隸釋司隸校尉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嚴氏春秋

執金吾丞武榮碑榮字含和治魯詩韋君章句

齊詩傳授攷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

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迺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即位已九十餘矣復以賢良與公孫宏同徵宏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

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漢書夏侯始昌傳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陰陽爲昌邑王太傅

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好律歷陰陽之占待詔宦者署嘗奏封事言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後爲諫大夫子孫皆以學在儒官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後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爲前將軍輔元帝忤宏恭石顯下吏自殺

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家貧好學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毋說詩匡鼎來鼎方也匡說詩解人頤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歸之元帝即位爲給事中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漢書師丹傳丹字仲公琅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

廉爲郎後爲大司空哀帝時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議定
陶共王廟不合上意以事策免
漢書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
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嘗受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東觀記曰師潁川滿昌）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後漢伏湛傳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
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
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博士弟子建武
三年代鄧禹爲大司徒帝將親征彭寵湛諫曰臣聞文王
受命而征伐五國（謂犬夷密須耆邘崇也）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

蠡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攻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陛下受命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而先事邊外捨近務遠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後坐事策免元孫無忌傳家學永和中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後漢儒林傳伏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

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于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瑯琊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

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鈔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後漢陳寔傳陳紀字元方潁川許人位大鴻臚毛學指說以爲亦學

齊詩

## 韓詩傳授攷

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

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髮一作段

後漢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

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父建武中為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

志義學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于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

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衞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于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

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後漢馬援傳援同郡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以雲陽令上書訟援爵土不傳書奏歸田里

後漢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光武令授皇太子韓詩為上東門城候尉

後漢劉寬傳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解靈帝初侍講華光殿

帝頗好學埶每令寬講經光和三年爲太尉謝承書曰尤明韓詩外傳

後漢廉范傳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爲蜀郡太守漢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後漢周燮傳後南陽馮良字君郎奉檄迎督郵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積十許年乃還徵辟不就

後漢李恂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拜武威太守

後漢文苑傳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習韓詩講授門徒常千餘人仕泰山都尉儒者謚爲宣明君夏牙恭之子少習

家業舉孝廉儒者謚爲文德先生

後漢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徵大司農

後漢梁商傳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從茂陵以外戚爲大將軍（東觀漢紀商少持韓詩）京師翕然稱爲良輔

後漢方術傳上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與李恂皆習韓詩教授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此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公府辟召皆不應人號爲北郭先生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

後漢杜喬傳喬治韓詩

後漢方術傳下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習韓詩官郎中

後漢方術傳下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官遼東屬國都尉

太平御覽引東觀漢紀陳囂字君期明韓詩時人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紀曰尹勤事親至孝無有交游治韓詩

隋經籍志侯包著韓詩翼要十卷

蜀志杜瓊傳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後主時爲大鴻臚著

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就鄭康成受學爲中尉

吳志張紘傳紘字子綱廣陵人爲會稽都尉注事博士韓歐陽尚書又于外黃濮陽閣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後爲孫權長史

綜治京氏易

隸釋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魴字叔河治易韓詩垂意春秋

中常侍樊安碑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記傳

從事武梁碑梁字綏宗治韓詩

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治春秋嚴氏韓詩倉氏

郎中馬江碑江字元海通韓詩經

晉書儒林傳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明韓詩精究大義隱于商洛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累徵不起

沈約集梁景字少景少習韓詩爲世通儒元嘉元年爲尚書令

毛詩傳授攷

經典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敘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

十一云此見陸機草木蟲魚疏亦三國吳人子夏授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景十三王傳劉德景帝子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諡曰獻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儒林傳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

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于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後漢鄭興傳子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通易詩官大司農（後漢儒林傳言鄭衆賈逵傳毛詩）

後漢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曼卿弟子肅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同異爲侍中領騎都尉（隋志有毛詩雜議難十卷）

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從京兆摯恂學博通

經籍爲南郡太守作毛詩傳十卷

後漢鄭元傳元始學韓詩後善毛詩作毛詩箋徵大司農

蜀志許慈傳慈字仁篤南陽人師學劉熙善鄭氏學治易

尙書三禮毛詩論語

蜀志李譔傳譔字欽仲梓潼涪人父仁字德賢與尹默俱

遊荆州從司馬徽宋忠學譔具傳其業著古文易尙書毛

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氏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爲右中郎將延熙初爲

中散大夫

譙周傳注引華陽國志文立字廣休巴郡人治毛詩三禮

兼通羣書官尚書。晉書作巴郡臨江人事譙周

魏志王朗傳子肅字子雍東海人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炎駁而釋之炎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肅有與鄭合注毛詩二十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問難二卷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見隋志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按基字伯輿東萊人康成弟子也

隋志。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魏秘書劉璠撰。

隋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按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

吳志諸葛瑾傳。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官大將軍。注少游京師治毛詩尙書左氏春秋

吳志韋昭傳。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孫休時爲博士祭酒。隋志昭作毛詩答問六卷。作毛詩答雜問七卷。與侍中宋育撰

隋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機撰。按機當作璣。字元恪。仕太子中庶子。

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又有舒援撰毛詩義疏二十卷。不知何時人。

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釋毛詩略注孝經
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以散騎常侍徵不起
晉書謝沈傳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博學多識明練經史
著毛詩行于世仕著作郎隋志有謝氏毛詩譜一卷毛詩釋義十卷又毛詩答問駁譜合
八卷義疏十卷毛
詩謝沈注二十卷
晉書江統傳後江惇字思俊陳留圉人好學儒元並綜東
晉徵士釋文有江惇詩音
隋經籍志難孫氏毛詩評四卷表隱一卷徐州從事陳統
撰志又有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不知何人
隋經籍志毛詩雜義四卷晉江州刺史殷仲堪撰仲堪史亡其字

東郡人

隋志毛詩拾遺一卷毛詩略四卷郭璞傳晉書郭璞傳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

隋經籍志毛詩辨異三卷毛詩異義二卷毛詩雜義五卷

晉給事郎楊乂撰字仲論豫章人

隋經籍志毛詩音隱一卷干寶撰字令升新蔡人晉散騎常侍

隋經籍志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

隋經籍志毛詩注二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撰字太和濟陽考城人

經典釋文阮侃字德恕陳留人晉河內太守爲詩音

南史徐廣傳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家世好學至廣尤精
宋中散大夫隋志有毛詩隱義二卷
南史隱逸傳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詣范甯受業通
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宋武帝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問
以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病鍾
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行于世
南史隱逸傳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篤志好學尤明
三禮毛詩不受徵辟元嘉中爲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
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
生後爲諸王喪服經子肅之頗傳其業注見上

南史隱逸傳關康之字伯愉河東大陽人少而篤學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尤善左氏春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宋齊徵召皆不就

隋經籍志毛詩釋一卷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南史何尚之傳子偃字仲宏

隋經籍志業詩二十卷宋奉朝請業遵撰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隋經籍志毛詩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隋經籍志毛詩引辨一卷序義七卷宋奉朝請孫暢之撰

南史南齊劉瓛傳字子珪沛郡相人篤志好學博通訓義

作毛詩敘十卷齊武帝歷徵不就隋志劉瓛撰毛詩序義疏三卷毛詩篇次義一卷毛詩雜義注三卷

南齊書顧歡傳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篤志好學家貧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永明初徵博士不就著毛詩集解敘義一卷又注王弼易二繫

隋志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撰又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帝撰

梁書儒林傳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少篤學徧習五經梁天監中除國子博士注毛詩二十四卷

梁書儒林傳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爲毛詩集解梁

中散大夫

梁書儒林傳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治毛詩天監四年兼五經博士六年遷中領軍記室參軍

賀革字文明會稽山陰人治毛詩爲南郡太守

梁書何允傳允字子季廬江濳人師事沛國劉瓛撰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

梁書許懋傳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篤志好學撰毛詩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于世 梁又有陶宏景毛詩序一卷見隋志

南史儒林傳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深明毛詩旁通異義除五經博士梁亡入周所著春秋毛詩老子孝經論語

等義疏四十餘卷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仕梁爲尋陽郡丞

隋志毛詩檢漏義二卷梁給事郎謝曇濟撰

陳書張譏傳字直言清河武城人撰毛詩義二十卷

北史儒林傳序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字陽人）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渤海人）程歸則傳劉敬和（渤海人）張思伯劉軌思（渤海人）其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北魏書儒林傳劉獻之博陵饒陽人雅好詩傳注毛詩敘義一卷章句疏三卷舉孝廉不就（按北史儒林傳獻之受毛詩于渤海程元劉）爰古參古獻之子傳父詩不能精通也

北史儒林傳。劉蘭武邑人受毛詩于中山王保安。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解說不本先儒之旨蘭推經注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永平中爲國子助教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又師張吾貴及范陽孫買德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遵明因曲爲之說其僻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爲教授不仕

董徵字文發頓邱衛國人師清河監伯陽受毛詩大義精練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經贈左僕射謚文烈

北魏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楚元王後爲國子祭酒延

昌初贈鎮東將軍謚文貞撰毛詩箋音義證十卷

魏書元延明傳安豐王猛子博極羣書兼有文藻撰詩禮別義注（隋志後魏安豐王毛詩誼府三卷）

北魏書盧景略傳略字仲儒范陽涿人也注毛詩未訖與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北史作景裕）

北周書儒林傳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博覽羣書尤明詩後梁大常卿著毛詩義二十八卷音二卷

樂遜字遜賢河東猗氏人魏廢帝二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毛詩周大象中進開府儀同三司

北史儒林傳北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撰毛詩義疏

師李周仁徐遵明用心精苦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燕趙閒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徵詣晉陽師友諸王刪正六蓺謬字名曰字辨贈廷尉少卿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仕齊國子博士

北齊張思伯河閒樂城人爲毛詩章句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

隋書儒林傳劉炫字光伯河閒景城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耳聽目數五官並用作毛詩述義四十卷注詩序一卷隋直門下省隋志

又有炫及太叔求注詩譜二卷炫又有毛詩集小序一卷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隋志又有毛詩注并音八卷

北史文苑傳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周易開皇初舉秀才授縣尉謝病于家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少受禮于鄭灼受毛詩于施公受書于張沖講老莊于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爲蘄蔡國王侍郎選爲客館令後入隋卒

按隋志總計韓毛詩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而魯齊二詩無一卷存者志

以毛詩爲古學然則三家詩亦猶書之今文歟

詩古微卷首終

詩古微上編之一

邵陽魏源譔

齊魯韓毛異同論上

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盍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于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劉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

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于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易擯而難輔于是齊詩魏代即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唐宋尚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于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于是攻毛議序者亦起于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于末學言止于甌臾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

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蝃蝀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

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衞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于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于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與毛卷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楊震傳引蝃蝀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又分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說于漢志似符而于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邶鄘衛分合不可知則以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

始五際次弟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玁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弟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

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鬯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于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于賈服而佚書十六篇佚禮七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

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于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不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爲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都賦大德廣之所及爲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亂離詩義何論其他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遁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敘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

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關雎畢公柏舟衛宣皆後儒耳食道聽之譚非三家本旨各詳別篇（四始義例篇 邶鄘衛荅問）特馬氏聽訟之未審耳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貿然惟以序說為去取然貍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

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于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于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

傳魯詩于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于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敘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

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爲河閒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曰漢興詩始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齊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徒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妒不

攷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拒欲以杜塞餘說絕滅微學豈不悲哉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白虎通義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天喪斯文未墜于地擇善而從多見而志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所受而已不識壘守諸君子其何說之詞

齊魯韓毛異同論中

甚哉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而說者又多歧之以與三家燕越也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即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作但蘄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于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即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與焉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已詠人之譏而百世勸懲觀感

興焉請舉三家詩例與毛詩之例質之今所存韓詩序自關雎蝃蝀雨無正那頌四篇爲美刺外餘皆自作之詞新序列女傳載魯詩諸序亦無一篇爲美刺詩以言志百世同揆豈有懽愉哀樂專爲無病代呻者耶然毛以二南皆美文王后妃之化而韓則以漢廣爲說人汝墳爲辭家芣苢傷夫有惡疾毛以變雅皆刺幽厲而魯韓則以抑及賓筵爲衛武自儆白駒爲賢者招隱是三家特主于作詩之意而毛序主于采詩編詩之意似不同而實未嘗不同也三家于關雎本義既有齊詩匡衡之疏韓詩外傳子夏之問與毛詩同而復有關雎刺時也之序見美周者即以刺

商焉。小雅鹿鳴常棣等篇既有鄭君儀禮之注、韓詩夫移之序、左傳富辰引周文公之語、與毛詩同、而復有周大夫彈絃諷諫、及國語召穆公作常棣之說焉。商頌既以爲正考甫作以祀先王、與國語同、而因其樂作宋襄公之世、復以那頌爲美宋襄公焉。詳商頌發微篇秦風車鄰駟驖小戎皆襄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爲美秦襄公正同一例。詳秦風苓問是三家雖主作詩之意、而亦閒及編詩奏詩之意、似自違而非自違也。毛序雖以采詩編詩之意爲主、然衡門序云誘僖公、而傳則以衡門泌水爲賢者隱居樂道、宛邱序云刺幽公、而傳則以子斥大夫、他如抑傳無刺厲王之意、

楚茨諸傳無刺幽王之意考槃雄雉詩傳無刺莊公宣公之意涇縣胡承珙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麟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皆合衆作而推其義例可見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意盡于篇中序詩者事徵于篇外是毛傳仍同三家不以序詩爲作詩似相牴而非相牴也本三例以讀全詩則知芣苢兔罝摽梅漢廣皆男女民俗之詩而推其止乎禮義則以爲文王后妃之化焉雄雉伯兮君子于役本室家思其夫葛生本寡婦悼亡君子陽陽本遭亂招隱而推其怨曠自傷之由則以爲刺宣公刺時刺晉獻公刺平王閔周室焉簡兮北門考槃白駒

隰桑皆賢者自寫其情相匡以義而推其野有遺材則以爲刺不用賢刺士不得志刺莊公使賢者退處刺宣公幽王焉綢繆自敘其新昏蓼莪鵠羽自傷其父母還與盧令自夸其畋獵谷風黃鳥我行其野自責其朋友昏姻而推其征役刑政之失時風俗恥尚之失所則以爲刺晉亂刺時刺荒刺宣王幽王焉崧高以贈申伯烝民以慰山甫抑及賓筵乃武公自儆小宛乃兄弟自相戒而推本于中興之任賢板蕩之憂禍則一美宣王一刺幽王焉蓋古王者既命公卿獻詩以爲雅樂猶恐下情壅于上聞又于每歲孟春羣居者將散則行人振木鐸以采詩且使老而無子

者求詩于巷黨之閒鄉傳于邑邑達于國及五載王巡狩則與太史太師同車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而國史錄其世次是以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比其音律明其好惡則有加地進律之慶有削地貶爵之讓而暑雨祈寒上聞并以發天王震戒脩省之思凡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美惡皆歸于上故藝文志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又曰小雅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是則風之美刺出于王朝之慶讓雅之美刺別于王政之隆替非必詩人之意篇篇此美此刺也至若編詩以教萬世則覩采詩教一時者其義尤賾正風正雅諸樂章旣以

播之朝廷鄉國其餘亦備國子矇瞍諷誦之用則一莊姜之詩而妻道夫道皆可悟焉一考槃衡門之詩而臣道君道皆可觀焉一汝墳也可序爲勉君子亦可爲美文王亦可爲刺殷紂一小星江汜也可序爲美媵妾亦可爲美嫡妃亦可爲文王之化一鴟鴞也可序爲刺武庚亦可爲誨成王亦可爲美周公遭難是故凱風七子自責也編詩者以其可教孝而序云美孝子桑中氓丰溱洧東門之墠東方之日本男女流蕩之詞也編詩者以其可戒廉恥之防而序云刺奔刺亂刺時羔裘本美大夫之正直女曰雞鳴本賢夫婦相儆鳲鳩本美君子用心之均一編詩者以其

亂世不多見美此即可刺彼而以爲刺朝刺不說德刺不一大序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唫詠性情以風其上蓋國史掌世系擇勸戒以授之矇瞍如畢公憂康王之晏朝而詠關雎周大夫感賢才幽隱而絃鹿鳴召穆公閔周宗不穆而奏常棣雖非詩人言志之初心適符國史美刺之通例此則齊魯韓毛各有所得觀其會通以逆其志未始不殊途同歸者也三家之得者在原詩人之本旨其失者在兼美刺之旁義如魯詩畢公作關雎韓詩那頌美襄公之類毛詩之得者在傳與序各不相謀其失者在衞序鄭箋專泥序以爲傳是故執采詩者之意爲作詩者之意則凡太師

推其致此之由歸本于上者皆謂出詩人之口故說雄雉則不謂思君子而以爲怨上如箋云上下其音與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說考槃則不謂感遇而以爲懟君如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說衡門則不謂賢者自樂而以爲托喻箋釋衡門泌水皆與傳義違反說抑詩則不以爲自儆而以爲斥厲具詳別篇而且執編詩立教爲作詩者之意于是以凱風蓼莪爲美孝子刺幽王者之代作以桑中蔓草東門之墠諸詩皆刺淫者之設詞則是惻怛之什既皆不病之呻而越人歌子夜歌楊白花皆可爲諷刺之曲而凡刺人者皆可自陷于所刺之中也又甚者執國史誦詩者之說爲作詩者之說如論常棣則斥國

語而忘內傳論關雎則斥三家而誣本旨及說變雅楚茨以下則又執刺幽以矯申毛傳毛序以楚茨以下爲刺幽王者或亦召穆公賦常棣畢公詠關雎之類乎必非鍥舟膠瑟之見固設身易地之謂詩人本爲陳古刺今也義隱界鴻溝于一堂而不知畛域之自畫庸非美刺之說久冥其原耶庸非三家之學久湮其傳耶

# 齊魯韓毛異同論下

齊魯韓毛異同自詩序而外尚有三端一曰篇名二曰章句三曰訓詁今各設問難以明之問曰歐陽氏修蘇氏轍謂小雅小明小旻之篇以別於大雅之大明召旻則知亦必有大宛大弁之名在大雅而佚之矣觀鄭箋之說爲善鄭謂小明者幽王自小其明又小旻所刺比于上二篇爲小而小宛小弁則不著其說而郝氏京陳氏啟源則謂三百篇並是作者自名舉金縢鴟鴞公所自名爲證因謂詩之篇目或太史所記或太師所目不應先有小大雅而後以詩從之且詩篇重名甚多風之杕杜黃鳥谷風甫田名與雅同白華兩見小雅柏舟無衣兩見國

風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以不爲記別然則當何從曰風區各國本無小大之殊風雅異部不嫌名篇之複箋詩佚目何勞記別之文若夫樂章掌于太師固可審音而別其爲小爲大矣篇目雖標閒有更正如毛詩題鄁柏舟鄘柏舟叔于田大叔于田所以施于同國之風也窮詩之篇名有三家詩異于毛者有古書所引異于毛者如韓詩常棣作夫移齊詩還作營則安知頌之小毖不別有以毖名篇大東之詩不本名小東邪節南山之篇季武子賦之但作節維清之詩禮記下管則曰象至國語秦穆享重耳賦鳩飛左傳趙孟賦河水韋昭謂鳩飛即小宛河水即沔水則

古人名篇且有不同若皆作者自名則異名何從生耶曰篇目縱定于太師章句必旁諸作者而孔疏言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歐陽修鄭樵謂三家詩豳風皆無七月者何曰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拜于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則分章之來舊矣然載馳之詩毛分五章而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國誰因誰極之義即今末章故蘇氏據此合二三章爲一此毛失而左氏得也緇衣引都人士首章而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詩疏又引襄十四年服虔注以爲逸詩且謂韓詩見

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都人士有首章此韓失而魯毛得也雨無其極傷我稼穡爲雨無極之首毛既無首語又脫極字遂以正大夫之正屬上讀御覽引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而強說其篇義此韓得而毛失也至于晁說之謂三家皆以王風爲魯詩其說絕無所本殆不足辨而歐陽修又謂三家詩皆無幽風奚炳璋遂據爲口實攷說文所引皆魯韓異文至說文引劉向說四月秀葽爲苦萘則魯詩有七月傳之明證御覽引韓詩四之日舉趾有薛君章句釋文于八月在宇初學記于鑿冰沖沖引韓詩說二百餘言尤韓詩有七月傳

之明證。鄭注禮用韓。而于籥章歛幽詩歷引七月以釋之。尤韓詩七月經文之明證。歐陽之說。不知何徵。正猶史漢儒林傳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爲訓故。且漢書楚元王傳及魯國先賢傳皆言申公始爲詩傳。且漢志明載魯故魯說。皆魯詩傳之明證。而史記索隱顏師古陸德明誤讀史記儒林傳無傳疑之語。遂謂魯詩無傳。此事固有絕不可解者。茲類是矣。

且爾雅皆毛詩之訓。毛傳多釋古之文。如三家詩果出古本。豈亦有爾雅以釋之乎。曰惡。是何言也。武迹敏拇之訓。懽懽溲溲之釋。爲毛乎。爲三家乎。郭璞不解葑文。韓詩葑彼南田

到彼雲漢釋詁字兼示蒹。郭注引詩證雅異于毛者以數十計。專毛訓乎。抑三家訓乎。爾雅注引詩曰。采采卷耳。云何盱矣。違彼汝濆。趯趯皇鎵。抱衾與幬。召伯所稅。實命不猶。既詒我勩。䍲離之子。禕禕它它。齒如瓠棲。齊子闓闓。至于敦邱。焉得萲草。中心愮愮。猷來無弃。河水清且瀾漪。胡不承權輿。有蒲與茄。心焉惕惕。四國是訛。悠悠我悝。翕翕訿訿。居河之湄。哀我瘨人。涓涓佩璲。以我剡耜。先集維霰。祓祿康矣。秦風有隧。鐊爾玠珙。莫子粵夆。戴弁俅俅。皆以韓詩證古訓。則爾雅非專釋毛詩明矣。陳氏毛詩稽古編列爾雅毛傳異同甚詳皆三家詩訓也。釋獸無騶虞之仁獸。釋木以唐棣為夫移。與毛合乎。與三家合乎。說文引施于中馗與仇韻。說文云馗正字逵或字外傳引不可休思與求韻。毛作息不韻又引詩是用不就與咎韻。毛作集不韻釋文楚詞注引詩歌以誶之與萃韻。毛作訊不韻說文引何戈與祋。祋示聲與芾韻。毛作殳不韻

新序漢書引聽言則對與退韻毛作荅不韻鹽鐵論引六月詩我是用戒與國韻毛作急不韻說文引去其螟蟘與賊韻毛作螣朕聲伏湛傳引詢爾仇方同爾弟兄與衝墉為韻毛作兄弟以古音求之孰合孰不合乎至于三家詩皆本字而毛皆假借如左傳引假以溢我作何以恤我坊記引以勗寡人作以畜寡人之類亦有毛合韻而三家不同者如我馬維駒與濡韻而說文引詩我馬維驕則以馬高六尺為驕毛詩叚借字而三家其本字也又熊羆是裘與試韻而鄭箋從韓作求于義為勝亦毛叚借字而韓本字也裘裳涉溱與人韻而說文引詩作溍蓋溱水出桂陽臨武溍水出鄭城西北亦毛叚借字而三家本字也外侮其務聲同發蒙與戎為韻而左傳作外禦其侮亦毛叚借字而三家本字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飫者立飲成禮非兄弟之燕當從韓詩作饇亦毛叚借字而韓本字也毛傳多用古訓亦不盡合古訓如

以終風爲終日風，緝熙敬止以爲語詞之類，大學引詩以止仁止敬釋之，鄭注大學云文王敬其所自止處，又緇衣注敬其容止，益與上下爲韻，非冬日暘止，征夫遑止，韻在上字者比也，非文王嘉止在涘于二韻之中，原非韻句者比也，毛傳不釋敬止止字，是以爲語詞矣，則隨文觸悟，存乎其人，鴻都嶽講，家瀰淪亡，可質服古之儒，難語目睫之士焉。

## 夫子正樂論上

魏源曰古者樂以詩爲體夫子自衞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正樂卽正詩也樂崩而詩存于是有三百篇入樂不入樂之訟鄭樵謂夫子刪詩其得詩而得聲者三百餘篇其得詩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凡存者皆可以祭祀燕享而陳暘程大昌則謂春秋列國燕享所用未嘗出二南雅頌之外而自邶至豳則無一篇因謂二南雅頌爲樂詩而諸國爲徒詩陳暘焦竑皆從程說不知鼓鐘篇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左氏之觀舞象箾南籥漢儒皆釋爲南夷之樂有樂舞而無歌詩今指爲二南與詩禮春秋傳

皆不合。辯在小雅答問鼓鐘篇下馬端臨則力詆徒詩之謬、而仍不得其聲樂所用、函矢相笑、冰炭無休、豈知詩有爲樂作不爲樂作之分。且同一入樂而有正歌散歌之別耶。古聖人因禮作樂、因樂作詩之始也。欲爲房中之樂、則必爲房中之詩。而關雎鵲巢等篇作焉。欲吹豳樂、則必爲農事之詩、而豳詩豳雅豳頌作焉。欲爲燕享祭祀之樂、則必爲燕享祭祀之詩。而正雅及諸頌作焉。三篇連奏、一詩一終。條理井然。不可增易。此外則諸詩各以類附。不特變風變雅采于下陳于下者與樂章迥殊。即二南之殷其雷汝墳行露甘棠、豳之破斧伐柯。頌之訪落閔予小子小毖敬之、凡因事

抒情不爲樂作者皆不得謂之樂章矣然謂皆徒詩而不入樂乎則師瞽肄習之何爲然則其用之柰何曰一用于賓祭無算樂再用于矇瞍常樂三用于國子絃歌

儀禮燕鄉賓射皆于升歌笙閒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以無算爵亂之以無算樂無算樂云者或閒或合盡歡而止若季札聘魯觀周樂豈能一日徧歌三百篇亦豈能若正歌三終之確有定數且鄉飲鄉射皆于明日息司正曰鄉樂惟欲則二南自首三篇外亦可隨意歌之此散歌散樂一用也

禮樂莫大于賓祭而不止賓祭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則每

食有樂國語宴居有工師之誦鄭譜有路寢常樂之文則閒居有樂而周禮磬師教燕樂縵樂之鐘磬鎛師掌愷歌愷樂樂之用廣則詩之用廣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而變雅之白駒變風之伐檀與焉至于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師箴瞍賦矇誦大夫彈絃諷諫國史采衆詩授矇瞍使歌之以風其上（詩大序疏）則有時于常樂寓箴規衛獻公宴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宴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則又于燕享無算樂中而時兼諷刺故毛傳于卷阿篇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崧高篇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而大戴保傅篇云宴樂雅誦逆序此詔工之任

也是散歌散樂又一用也

大司樂以樂歌教國子毛公言古者教以詩樂歌之誦之絃之舞之則習詩卽所以習樂是故碩鼠在變風而甯戚能歌之（呂覽高誘注及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善說篇）商頌乃勝國樂章而曾子能歌之（莊子）史遷三百篇孔子皆絃歌其聲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周時無不入樂之詩此散歌散樂又一用也

葢樂主人聲而律和之合歌者之詩與擊者拊者吹者之器而始謂之樂故儀禮升歌三終閒歌三終與笙入合樂皆謂之正樂若夫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爾雅）不歌而誦

謂之賦。班固兩都賦序則與樂絕不相入。初學記韓詩薛君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毛詩傳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故魯享季武子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鄭燕穆叔賦采蘩夫燕享時既間歌合樂此三篇矣而賓主又舉之爲賦豈非各爲一事絕不相蒙而諸儒尚據列國賦詩以證入樂謬矣然則以入樂言之則變風變雅不但無不可歌亦無不可用以儀禮正歌言之則不但變詩不得與即正者亦有不得與何者周公時未有變風變雅而已有無算樂則知凡鄉樂自樛木甘棠以下諸詩大雅召康公諸詩周頌成王諸詩亦止爲房中賓祭之散樂凡詩不爲樂作而可入樂者

皆是也自唐以來惟孔氏正義詩譜疏謂詩本樂章禮樂既
備後有作者無緣增入其二雅正經而外雖用于樂或爲
無算之節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云云
深悉源流而近儒陳啟源輩不知祖述橫生異端欲回護
大雅諸序空衍之失遂謂古人詩樂分爲二教故序詩者
不必言其所用用于樂者不必與詩本意相謀反斥後儒
舍詩徵樂爲異乎古人之詩教噫詩甚矣大司樂以樂語
教國子興諷誦言語太師教六師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
爲之音瞽矇諷誦詩奠世繫掌九德六師之歌以役太師
季札請觀周樂而爲之歌二南歌風歌雅頌詩與樂曷嘗

判然二教且歌詩必類惟合樂不必取類如鄭譜言詩之入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案肆夏有奏無歌詳下篇）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葢合樂惟主聲而歌詩則兼取義豈得以合樂之不必類而并誣歌詩之無取義乎二南合于鄉樂可謂與燕射不類若其本爲房中之樂豈得亦謂不類乎文王之三用于兩君相見者特其通用之一端（文武起自侯服故陳天命之靡常王業之不易以告爲君者亦非無取義也）至其本所由作則儀禮天子之禮亡豈得徒據春秋傳偶用一事乎鵲巢樂會時（詳下篇）采蘩樂不失職采

蘋樂循法度騶虞樂官備以及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皆謂奏諸樂以樂之也禮樂以諭君子故賓主皆不言而以樂將其情豈借用爲射節閒歌而遂謂與樂不相謀且毛序所不能言者惟大雅樂章耳至周頌爲祭祀之樂正小雅爲燕享之樂則亦篇篇言之且于四牡傳發其例曰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而箋詩六篇必依儀禮樂節存于閒歌之中豈不違古人詩樂分教之意乎此猶以正雅言也卽以變雅言之如崧高毛傳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則固爲燕樂之用矣斯干箋謂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歌斯干以落之則亦考室樂章矣月令大

雩祭用盛樂。鄭謂吁嗟求雨之祭。賈公彥謂邦之大烖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則亦宣王雩祭樂章矣。諸詩蓋皆承王命爲之。崧高承王命以贈申伯。而烝民韓奕從可知。斯干承王命以嘏祝。而無羊從可知。雲漢承王命以告神。而六月采芑出車采薇杕杜常武江漢之爲愷樂鐃歌以勞還帥可知。車攻吉日之爲田狩會同時燕樂亦可知。而庭燎沔水之規誨。必皆授之矇瞍彈絃諷詠以達于王矣。是以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蔡邕述琴有白駒之操。至于楚茨公侯祭祀之樂。大田豳雅之樂。采菽錫諸侯命服之樂。又不可以變雅論矣。是知雅詩甫作。即入

工師之誦雖殊正雅專制之樂章固勝國風巷采之謠諺而謂變雅亦不入樂乎

曰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史記謂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豈非聲之與義各不相謀耶曰詩三百篇皆中聲所止者宮成其宮羽成其羽是謂中聲鉅不過宮細不過羽是謂中聲所止非皆和平中正之謂彼以凡詩皆中聲者試問三百之詩果皆如世所傳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商頌商調耶

此見律呂正義又熊朋來亦言嘗杜門亟瑟以蕤賓之角歌考槃知凡風皆角調此殆泥樂記角爲民之說致詩緯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陳地處

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則知列國殊音而風不皆角調矣抑列國變風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卽變雅噍殺猛起之音何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于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于鄭于陳並直詞譏之自鄶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于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勰樂府篇曰詩爲樂心聲爲樂體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詞在曲邈響奚生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史遷旣言三百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之音及作樂書則又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又與韶武之音相反何

耶

## 夫子正樂論中

魏源曰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夫刪詩之說何昉乎自周秦諸子齊魯韓毛四家以及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之著述皆未嘗及惟史遷因夫子删詩而并爲删詩之說謂古詩三千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是說也孔穎達卽疑之謂書傳所引多存少佚不應夫子十去其九今攷國語引詩三十一條惟衞彪傒引武王飫歌及重耳賦河水爲逸詩而韋注又以河水卽沔水則是逸者僅三十之一也左氏引詩二百十七條其閒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詩不過二條成九年雖

有絲麻六句襄五年周道挺挺四句是也襄三十年淑愼爾止二句疑抑詩異文列國公卿引詩百有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年翹翹車乘四句襄八年俟河之清四句昭四年禮義不愆二句昭十二年祈招之詩昭二十六年我無所監四句是也列國宴享歌詩贈荅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三條茅鴟桑林轡之柔矣是也其河水新宮有謂今詩異名者是逸詩不及今詩二十之一也使古詩果三千有餘則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家絃戶誦所稱引宜十倍于今以是推之其不可逸一也古詩之不可刪者莫如官禮樂章之宜備莫如國風正變之宜賅使所見果有三千之全而昭代樂章尚大半不與焉列國正變之風又大半不與焉則竹簡充棟果皆何詩豈元公制作尚煩甄別且季札

觀樂何已無出十五國耶其不可通二也至宋歐陽氏刪章刪句刪字之云者姑無論素絢倘絅末爲聖論所非唐棣懷人本自斷章取義彼室邇人遠曷嘗不存于詩雲漢小弁何嘗不煩逆志矧夫助語單文三引三異盡謂害詞害志毋乃高叟復生其不可通三也然則史記謂古詩三千者殆猶書緯稱孔子得黃帝之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繆公凡三千三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尚書百二十篇以十八篇爲中候又春秋緯稱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之寶書今春秋所載諸國不及二十古詩三千殆亦是類皆秦漢學者侈言匪實史遷襍采輕信而遽謂

出魯詩過矣且夫刪詩之說不過據逸詩爲詞而吾之謂不刪詩者則直以夫子之後無逸詩爲斷何則所謂逸者必逸于夫子之前如國子賦轡柔穆子賦茅鴟而後可亦必國策諸子所引或出聖門傳授之外而後可若夫子而後七十子所稱述如子思引衣錦尚絅之云曾子引涓涓原水不雝不塞六語荀子法行篇其必刪授之經明矣而今詩無有焉且荀子爲詩禮大宗漢四家詩所出其所稱宜三百篇文矣而王霸篇解蔽篇兩引詩無有焉法行篇臣道篇兩引詩亦無有焉正名篇引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云云則與子產所稱同而今詩亦無有焉豈七十子所稱反皆

删削之遺耶左氏所招之詩夫子既聞而善之說苑夫子稱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而坊記載子曰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注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乎臣之僭君亂上下惑眾乎不言逸詩緇衣載子曰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注不言逸詩釋文曰前五句今詩皆無之餘在節南山篇或逸詩也案鄭氏禮注之例凡詩見存者皆不注其篇名其不存者則注逸詩故知以上二條不言逸者必三家詩矣釋文亦但或之或者疑之也夫子既引之以垂訓矣而編詩時復逸之又何以稱焉宋書樂志謂坊記緇衣乃子思子書則所稱亦必夫子經文若謂逸於夫子之後如毛所謂六笙詩亡于秦火云者則必啟王柏輩

疑經之漸坐漢儒以掇拾湊成三百之數矣吾則以齊魯韓三家異文證其說曰今所奉爲正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般頌末三家有於繹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尚存見于御覽乃劉安世述雨無正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illegible][illegible]仰天告愬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云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則今并不得其何篇王氏詩考以萬人[illegible]二句繫之節南山下使不知爲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

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并以爲逸詩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以爲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爲逸猶韓以毛所有爲逸果孰爲夫子所刪之本耶是逸詩之不盡爲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栘齊詩還作營韋昭謂鳩飛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者其他篇次參差未遑殫述是以班固謂詩遭秦而存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口授既久差池自生然則曾子子

思荀子所引者果盡爲夫子所不錄三家所咸無耶左氏說苑禮記載夫子自稱詩云者其果亦害詞害志而復自刪之耶再推之則左傳澶淵之會引詩云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乃抑篇之歧句（毛詩作不愆于儀禮記引作不諐于儀儀從我聲漢書引平秩南訛作南僞說文引詩民之訛言作譌言則訛譌僞同字同韻）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禮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緇衣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漢書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月之文而謂皆刪章刪句刪字之餘耶世之說詩者吾惑焉于韓詩多雨無極二語則以章句不齊而疑之（毛詩首二句與

篇名無洪當從韓詩至首二章章八句則韓詩仍無所增也于三家詩之抑篇鼓鍾出車舝雝等篇則以篇什顛倒而唾之孔疏謂鄭風清人脫簡失次張衡謂幽風詩詩顛倒不次則毛詩篇第皆入議之矣夫以毛詩之章句例韓詩以毛詩之篇第繩魯詩而斷其不然何怪刪詩之誣千載耳食矣曰必求三家外之逸詩有之乎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又見賈誼疏不以爲詩也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支披其支者傷其心又見周祝解則亦非詩也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姚氏本作引書則亦非詩也呂覽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國策引作周書則亦非詩也呂覽愛士篇引詩曰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亦不似詩也蓋古語多用韻後人或引爲詩而實非詩者多矣善乎魯詩班固之言曰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曰純取者明無所去取其間也因是以通史記之言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曰去其重者謂重複倒亂之篇而非謂樂章可删列國可黜也吾故曰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删詩之事三家之本有同異則三百之外不盡逸詩也

## 夫子正樂論下

問曰近儒朱彝尊亦力主正樂不刪詩之說曰刪六笙詩而肆歌有詩笙入無詩矣刪九夏而王出入尸出入皆無樂矣刪貍首而天子有節諸侯無節矣刪新宮而升歌有詩下管無詩矣然謂刪于夫子之前固不可若毛序于六笙詩謂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因謂亡于孔子之後矣貍首詩因至今存于禮記驪駒新宮之詩固尚存于兩漢斯皆逸于既刪之後曷不盡取為三家詩異同之證耶曰以六笙詩之序為夫子所存大戴不解者一以貍首采齊九夏之屬皆古詩樂章大戴不解者二請一一決之漢書言

詩遭秦而存者以其諷誦不在竹帛果如笙詩鄭箋謂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其詞遭秦而亡則是存亡皆以竹帛不以諷誦矣且齊魯韓毛四家文字異者動以百數而篇目並同如果夫子之經必不亡則俱亡當有一家存之者矣且既存其序則宜得詩人之意乃止就篇名望文生義由庚則謂萬物得由其道崇丘則謂萬物極其高大由儀則謂萬物各得其宜乃至白華以潔白爲義華黍以歲豐爲義南陔以陔戒爲義何異郭茂倩之樂府解題六朝人之擬古雉子斑惟詠雉烏夜啼惟詠烏豈知詩之名篇惟取首字如泉水竹竿四月七月丰還駉那之類有全非取義

者耶若謂六笙詩序三家詩或亦有之則班固藝文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史遷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以及王充之論衡趙岐之孟子後敘樂緯倘書緯詩緯皆無稱三百十一篇者而張揖之注上林賦則明云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小雅之材七十四人皆不數笙詩之明證如謂三家詩或有其序則鄭注禮時用韓詩而其注鄉飲酒禮于此六詩皆云今亡其義未聞賈疏云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以為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用毛傳以為孔子後失則三詩無此序明矣乃知夫子一則曰詩三百

再則曰誦詩三百者蓋始關雎終魯頌其全數如此王通所謂詩三百始終于周也其後于宋得頌五篇因附其後以爲餘數則夫子時亦無六笙詩明矣毛公雖按儀禮樂章依數以排之望文以說之然尚列什外則亦不以爲夫子原目自鄭箋謂毛推改什首後人遂列入什中而更南有嘉魚之什爲南陔之什并數爲三百十有一篇遂眞若夫子有之而亡于秦火者姜炳璋至謂夫子删詩三百成數而外約尚有二十餘篇如采齊新宮貍首九夏之屬皆在其中而亡于秦漢豈非歧中又歧不可窮詰者乎至貍首逸詩則豈特夫子所未見三家所咸無而吾直謂樂章

所未有何者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鄭氏謂騶虞等三詩皆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射義然則周初此詩于樂章果何屬乎編於召南則詩不類編于雅則武王時散軍郊射右射騶虞其時雅頌未作故天子大夫士之節皆用召南何以獨遺鵲巢國君之詩而別製貍首之雅其可疑一也歌詩以爲發矢之節詩不容長故騶虞采蘋諸篇皆章三四句而大戴禮投壺篇載貍首詩曰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張侯參之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首章亦見射義質參既設

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此二章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曰嗟爾不甯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三章其詩不類風體煩而不可爲節可疑二也先鄭周禮注以貍首爲曾孫後鄭儀禮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不來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考全詩無貍首字而篇名貍首則是畫貍首爲鵠而射之故詩有亢而射女之言豈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義且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右射騶虞左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若射貍以威

諸侯其不仁甚于貫革安得與騶虞歎仁人之詩爲左右節乎且射義當云諸侯以貍首爲節畏失時矣安得云樂會時乎可疑三也大戴投壺記曰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又八篇廢不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攷二雅之材百有五而云二十六鵲巢采蘋采蘩騶虞則商樂伐檀則變風而皆以爲雅商齊七篇不知何詩若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則皆在雅頌以前何以亦謂之雅是夫子得所之雅頌已殘缺于秦灰而夫子未見之貍首反獲全于末學且小戴投壺又無此記其可疑四也詩譜曰今無貍首周衰諸

侯並僭而去之夫子錄詩不見也爲禮樂之記者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然則如之何曰是非周公樂章也爲是詩者其萇宏乎史記封禪書周靈王時諸侯不朝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宏漢書郊祀志亦載此文作設射不來正合詩中射不甯侯之語而貍狸同字釋文貍力追反狸來同音則是詩出萇宏明矣漢初周官儀禮初出屋壁皆古文科斗儒者習聞俗射有貍首之詩而求諸禮經見雛巢篆文與貍首形近遂舉樂師大射儀之諸侯以雛巢爲節者一切讀爲貍首後儒遂載其詩于射義投壺之記然記中雅二十六篇

小雅僅鹿鳴、白駒。大雅及頌則無一篇。而惟召南之䧿巢、采蘩、采蘋、騶虞四詩具存。正以投壺屬射禮。故獨存射節之詩。投壺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鄭注。投壺射之屬也。故射人奉之。而射義所云樂會時春。蓋取鵲巢嘉禮會合之得時。以寓諸侯賓禮朝會之及時歟。若奏貍首而射之。諸侯何樂之有乎。北宋劉氏敞七經小傳曾見及此。而未審貍首之何昉。故王應麟以投壺記有貍首。復有鵲巢疑之。苟知其誤始于東周射侯之時。成于漢儒記禮之日。則知非刪非佚。非禮非詩。直與夫子無涉。而凡客歌驪駒。主人歌將毋庸歸之類。不見于經者。亦可例推矣。亦猶文王稱王。周公踐阼。魯賜天子禮樂。皆不

見于經不見于孔子子思孟子所述而獨盛傳于後儒蓋周末侯王以是自文其僭。猶舜臣堯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寺人皆戰國策士傅會自文而孟子辭而闢之不獨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矣曰然則有謂笙詩有聲無詞。鄭樵而肆夏即時邁繁遏即執競渠即思文即周禮九夏之三者。鄭引呂叔玉說也韋昭曰肆夏一名繁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采齊即楚茨。禮記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為楚薺之薺保傅篇趨中采茦王逸楚詞章句引詩楚楚者薺新宮即斯干者。孰為得失曰是皆大可惑者也夫九夏采齊皆金奏有聲無詞也而反以為頌之族類。鄭周禮注笙詩管詩本逸于夫子之前也而反一以為無詞一以為在小雅豈知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烏有歌詩而用鐘鼓者乎大射儀賓及

庭奏肆夏。其時工歌尙未入。非詩屬工歌夏屬金奏乎。(二鄭雅譜)至笙簫管籥之竹音。則可與人聲相和。故詩之可籥見于周官。(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詩之可管見于二禮。(下管象下管新宮)詩之可簫見于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鹿鳴之三)且儀禮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則是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樂凡四節。爲詩十有八篇。皆謂之正歌。而可謂有聲無詞乎。掎毛者謂笙詩本無詞。申毛者謂金奏亦有詞。正同齊楚之得失。况九夏乃前代之樂。何者。周樂雖備六代。而惟以夏樂與大武教民。又頌之諸侯使事其先公。故記言男子二十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裼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穀梁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何休曰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非若雲門大咸大卷大磬大濩惟掌于大司樂而不以教天下不以頒諸侯。考尙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興于大麓之野。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鄭注曰。招雍皆樂章名。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鄭注。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始謂尸出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是肆夏明爲禹之樂章。而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從可知矣。屈原曰。啟九辯與九歌。可見夏樂以九爲數矣。漢書言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宜

于世者以深入教化于民。董仲舒傳 逸周書武王克商告廟萬獻明明三終。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世俘解 此時未作樂而用奏則崇禹之章。則知先用前代大夏之樂。以定夏教尚文之治。至夫子爲邦。而以韶武易大夏焉。則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至若采齊與肆夏。同爲行趨之節。鄭注周禮本謂樂名。而逸詩特兼存之說。茨薺特音韻之同。說文引薺有茨作牆有薺 未嘗謂在小雅。且金奏九夏。皆用于王出入。尸出入。牲出入。公出入。賓客出入之際。故有樂無詩。矧趨走之促節。烏容楚茨之長篇。行中和鸞豈有章句耶。余于小雅力主三家無笙詩。而獨不取有

聲無詞之說力主楚茨非刺幽而亦不取禾齊即楚茨之說力主夫子不刪樂章而不用九夏禾齊貍首皆逸詩之說亦實事求是而已至下管新宮見于儀禮燕射之樂章而或以宣王斯干當之尤無譏焉吾故以三言斷之曰金奏之屬是樂非詩笙管之屬是佚非刪貍騶之屬非詩非樂

附攷樂章節次

樂與詩相表裏自毛序不能得其樂章所用而陳啟源遂力言詩與樂涉不相涉使學者于禮樂崩壞之餘欲聞古制彷彿而不可得豈知詩爲樂章欲明詩

必先明樂金壎于氏振曾考其節奏先後可以求樂章之所用而正俗說之無稽大凡奏樂有四節其始奏曰升歌凡升歌必以四始故燕飲俱升歌鹿鳴大饗及祭宗廟則升歌淸廟此天子宗廟之祭若諸侯宗廟則或借歌文王大明緜大夫則當歌采蘋等篇至商頌猗那烈祖則商人祀先王所升歌與周制同例也是爲第一節升歌旣畢由是而鄉樂則笙入大饗下管象武王燕下管新宮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爲第二節由是而閒歌惟大射閒貍首卽鵲巢篇見上鄉射則不歌不笙不

閒其鄉飲酒及燕禮俱閒歌魚麗三篇不笙然天朝之樂閒歌不惟有笙且有鐘磬有數虞書笙鏞以閒周禮笙師凡祭祀共其笙鐘之樂眡瞭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皆王禮也較鄉國之樂于器爲備是爲第三節此三節以前堂上堂下之樂皆不並作堂上奏石絲以詠歌之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焉儀禮之合樂三終鄉射燕禮皆同洋洋盈耳亂之以無算樂者也然此可謂之合樂而不可謂之大合樂大合樂者必徧六代之樂而合奏之大司樂之大合樂以致鬼神周頌有瞽之大合樂皆大章咸池韶夏濩武並作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也若儀禮之合樂

僅一代之樂孟子所謂小成者也朱子一音自爲始終曰一小成集衆音之小成爲一大成則是以笙管之三終爲小成不知終不可曰成必至合樂乃可謂之成故論語聚成于翕純皦繹之後所謂工告樂備者是也惟舞之成可以數計而在音備之後大司樂分樂之祭皆先奏歌而終之以舞明堂位舞大武大夏皆在下管之後大武之再成以至六成書之簫韶九成皆主舞言亦不聞以小大言

問曰世儒皆謂柷以作樂敔以止樂與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不合者何若謂柷敔皆堂下器不能先

堂上之樂而作則鏞鼓亦在堂下而金得先聲者何
虞書戛擊鳴球在搏拊琴瑟之先而玉謂之振者何
曰虞周樂制不同虞書言下管鼗鼓而後合止柷敔
是柷亦合樂時所用不用諸琴瑟未作之先至金奏
在升歌之前者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兩君相見入
門而縣興又云入門而金作在升歌淸廟之前不得
以金作在堂下而不可爲先聲商頌鼗鼓簫管依于
磬聲而簫管在既備乃奏之後則是樂之將終而後
擊磬與虞樂節奏不同不得以戛擊鳴球之文而疑
玉不可爲振是周之合樂集六代之大成猶孔子集

羣聖之大成歟

問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房中者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至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又謂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備金石二注自相乖異者何曰考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唐山夫人所作其源出于周房中樂而首章即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隋書音樂志皇后房內之樂柳顧從毛萇侯苞孫毓有鐘磬之說牛宏取王肅陳統不用鐘磬之說考周禮笙師祭祀饗食供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關

雎三章卽言鐘鼓樂之則房中燕樂有鐘磬明矣

曰然則諸侯大夫士用樂之等差若何曰大夫而下僅有金石絲匏四音小胥所掌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士僅特磬而得兼有絲匏者鄉飲鄉射二禮有磬有笙其升歌皆鼓瑟說者謂鄉大夫詢衆賓賢故降用士禮明士得有琴瑟笙但無大夫之金奏也若八音之備自諸侯始燕與大射諸侯之禮也而皆有下管有建鼓又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是諸侯得兼有竹木革音至土音則與竹音相應故詩兩言如壎如篪伯壎仲篪大夫以下

無竹則亦不得有土也故知八音之等差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大夫歌雍舞佾諸侯舞大武大夏皆見斥于春秋此夫子正樂之大略

詩古微上編之一